

走进工作室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甘卓然

岭南艺术名家工作室

主办单位: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合作单位: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画院 广东美术馆 广州雕塑院

总策划:杜传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爱群 陈桥生 执行统筹:邓琼 吴小攀 朱绍杰

罗奇: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

“我出身草根。”当被问及为什么长期以野草为创作对象时,广州画院副院长、广东美协副主席罗奇这样脱口而出。罗奇的工作室位于广州文学艺术地理中心,位于小谷围广州大学城的地理中心,湖水和山林掩映,随处可见他钟爱绘画的野草。一年多前,罗奇从广州美术学院调任广州画院,上班的地方便从广州大学城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在布满藤萝和植被的走廊一侧,罗奇笑容可掬地拉开了工作室的门。

标识:笑容与“罗奇灰”

“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我几乎不离开小谷围。”罗奇说,他几乎每天在工作室待12个小时,从早上八九点到晚上八九点。从读书时开始,罗奇就是勤奋好静之人,生活常年在画室、饭堂、宿舍间“三点一线”。“现在我也差不多。”他说,自从来到画院后,“可能多了一个点,去开会”。

这个工作室显得有些杂乱,可见其主人随性的性格。工作室的色调,基本以黑白灰为主,似乎也映照着罗奇生活的单调。他在画作中大量使用灰色,甚至有“罗奇灰”的口碑,这成为其在画坛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某种标识。“我喜欢灰色。灰色是一种纯净、祥和,也是一种容纳。它安静地存在于此,与你始终保持距离。你可以与它慢慢地对话,它既不会刺激你的眼睛,也不会伤害你。”

和人交往,在开始和结束自己的发言时,罗奇都常以笑容作为标识。“过去,总想着要做一些大事,但现在我能按自己内心的要求去创作一些东西了。”罗奇说他最近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心态平和一些,创作更沉淀,某种“精神内耗”似已自愈。

远离尘嚣,反思现状

工作室的墙面上,井然有序地挂满了主人的作品。罗奇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毫不掩饰内心的锋芒:“年轻时候应该画探索性很强的画;当身体和精神日渐成熟,状态比较好,就要倾向于对人生的反思,通过艺术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多年以来,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类题材:一为人物,作品大多将人物置于荒芜萧索的丛林或郊外,呈现一种不趋时流的省思面貌;一类为风景,表现杂草丛生、枝繁叶茂,却又寂静无声的清幽景观。而最能体

现其志趣和思考的,莫过于《学者叶子》系列的近代学人肖像——这符合罗奇的学术兴趣,同时又与他远离尘嚣、反思现状的审慎品格极为契合。

由学者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罗奇想到了明代画家陈洪绶的名作《水浒叶子》,从而开始了《学者叶子》系列创作。后来在创作感想里,他这样写道:“历史是一场行不完的酒令,一场牌局。历史人物是桌上的牌,是一团渐行渐远的迷雾,永远也解不开。每张牌都是极其重要的……”



学者叶子·王国维(局部)



学者叶子·熊十力(局部)

罗奇,1975年生于湖南,200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任广州画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品《草地铁路》2016年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创作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2021年入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

“穿越”回英雄历史

罗奇对于人物的绘画,并不限于所谓的名人大家。201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他完成了主题创作油画《草地铁路》,再现红军长征光辉历程中的典型形象和悲壮场景。罗奇还通过红军新长征的行程,探寻革命历史与精神对于当下的重要意义——历史远去,但画面永存,光耀常在。画面前景中,可见罗奇笔下多年来探索的对象——野草,他认为正是无数像野草一般无名而顽强的个体,创造了英雄的历史。

罗奇说,在一些伟大的历史画作品中,创作者会偷偷将自己的肖像藏进去。在这幅大型油画《草地铁路》,画面上全都是背影,罗奇却在渐行渐远的背影中做了一次“精神漫游”,将自己波澜不惊地植入最右边那个回头望的老红军身上,“穿越”回这草地铁路之中。

每一张画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发挥空间

羊城晚报:您为何会多年持续以野草为创作题材?

罗奇:过去野草最多就是被当作绘画构图的点缀,专门画它的人几乎没有,但我希望将它作为一个特别关照的对象。野草题材对于我个人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它特别符合我,也是某种意义上我要表现的精神家园。首先我就是出身于草根,对司空见惯、默默无闻的野草有着某种亲切感。面对它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安静,如同观照自身。野草之野,即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也是我所向往追求的状态,这给予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现在从画面的语言技法、表现的思想内容上,它拓展野草系列。尤其在从广州美院来到广州画院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专业上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创作,也进行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对于野草系列,过去我会更注重细节,现在画得放松了一些。我对多种材料进行实验,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丙烯、油漆等材料进行融合碰撞,让画面形成偶然性的效果,以增加作品的想象空间。

●精神家园

羊城晚报:除了野草系列,您的近代学人系列也持续创作了多年。您这两个主要题材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指向“精神家园”?

罗奇:对。《学者叶子》系列的创作初衷很简单,当时杨小彦老师向我推荐了学者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通过阅读和思考,我发现这是一个大好题材,遂动手描绘,通过油画肖像方式把对学者的评点视觉化。我认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有学问的人,更要有文化和社会的担当,近代的学人

大家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我主要以油画创作为主,油画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媒介,创作者尤其需要注意探索油画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进而找到自己真正独立的艺术语言及文化样式。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在此方向上有所突破。对我个人而言,画画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目的,希望自己通过创作守住相对纯粹的精神和内心。

羊城晚报:有评论说,您的创作“只是自画像”,您怎么看?

罗奇: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无论多么努力,都逃不过“自画像”。画面和创作在表现什么,往往都是在表现画家自己,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传达,所以每一张画其实都是自己的影子——可能是诉说自己的某个故事,或表达内心的某种情感,也可能是阐释对当下文化、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某个判断。

●黑白之间

羊城晚报:您对灰色和绿色的应用尤其引人注目。这也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吗?

罗奇:确实和我个人的性格有些关系。灰色是我早期就研究和应用的颜色,那时大家对于作品如何在展览上吸引眼球特别在意,觉得对比鲜明的色彩可以引起先声夺人的效果。可是我这个人比较犟,想反其道而行之。其实灰色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介乎黑白之间,不容忽视。

我偏爱灰色,灰色是极尽调和转化了的颜色。它隐藏了色彩的本来面貌,不会咄咄逼人。绿色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控的颜色,也有着某种地域特点,比如有些北方画家对于绿色的应用不是很能上手,但即便南方画家觉得绿色随处可见,对绿色之间的层次要如何区别表现,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布上油画

大匠无弃材 盛名扬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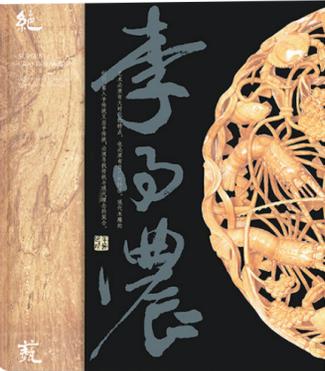
《古今绝艺——李得浓木雕艺术作品集》正式出版

文/孙磊 梁善茵

今年3月,《古今绝艺——李得浓木雕艺术作品集》出版。该书凝结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潮州木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得浓(1949-2016年)的毕生艺术造诣,为后人留下了可记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赏读的潮州特色传统木雕工艺,这也是李得浓的毕生夙愿。这部专著集其学术研究、代表性潮州木雕作品于一体,是一本涵盖面广、教科书式的木雕艺术作品集。

据该作品集的执行主编、李得浓的女儿李庆介绍,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父亲李得浓所撰写的学术文章;第二部分选取李得浓代表作品约300件,其中多以木雕为主,还收录了雕塑、脱胎漆、绘画、书法、喷砂彩绘玻璃等不同类型的作品。

李庆介绍,作品集的框架结构经过了多次修改调整,确定了现在的样式:前半部分的学术文章能帮助读者了解潮州木雕的整体概况,把读者“领进门”后,在后面的作品中只保留作品的名字、尺寸和创作年份等基本信息,不添加任何点评解析,为千人千面的审美和感悟保留独立空间。



李得浓制作虾蟹羹



李得浓制作虾蟹羹

德艺:艺术如做人,诚勤才能真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唐克美在作品集序中写道:他“不加修饰的自然卷浓发和蓬松的胡须间,烘托出一张线条坚毅的面孔,他的衣着向来随意自然,平时疏于社交,生活简单朴实。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是在山间,一条条木头上闲思遐想、运笔、舞锤、执刀……这该是他全部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他是一位有艺术理想、艺术激情和艺术灵气的优秀木雕艺术家。”

常年在外求学的李庆经常听家人谈起父亲的“古怪”事迹。一次在广州朋友家喝茶时,李得浓接到消息,得知潮南汊罗的山中有好木材,还未通知家人,便和挚友陈友群买了动车票到汊罗,下车后转乘汽车上山。汽车上到半山腰时,对面下山的一辆刹车急转,直冲李得浓他们的车,距离仅有几十厘米,幸而无恙。事后,陈友群对李得浓说:“好在佛祖保佑,你是做佛像,是拜佛的。”

饶宗颐的评价李得浓“大匠无弃材”,既是对他精妙技艺的赞誉,也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在李庆的记忆中,父亲热衷于搜集各式各样的木头,为了找到合适的木材,屡次奔赴江西、湖南等地的深山。无需“寻尺”,李得浓往往看上一眼,便可“各

有施”。他认为被人所遗弃的边角料、畸形怪状的木材往往是一个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木雕作品《游目骋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取材于凹凸不平的瘤杉根部。李得浓将一只木雕蟹置于其中,蟹外婆内七只龙虾是在一块块、一条条木头上闲思遐想、运笔、舞锤、执刀……这该是他全部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他是一位有艺术理想、艺术激情和艺术灵气的优秀木雕艺术家。”

李得浓对自身的高要求体现在每件作品中,也融入为人处世的言行身教。2007年,李得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担当起传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任。在他眼里,潮州木雕可谓“既喜且忧”。可喜的是,潮州木雕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手艺得到各界关注;堪忧的是,如今的潮州木雕师“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年轻人大多耐不住坐冷板凳的寂寞,不愿从事这一行业。

为此,李得浓成立了潮州木雕艺术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潮州市李得浓木雕艺术研究院),即今天的“浓园”,大力培养手艺人。除了他的儿子传承衣钵外,其门下的弟子还有高职称教师、大学本科生和技校毕业生,如今他们大多都已自立门户,赓续李门手艺。

李得浓在作品集后记中写道:做木雕如学生做作业,勤奋才能得分;做艺术像做人一样,需诚才能真。愿与同行为师友,相互邻帮,同为繁荣木雕艺术而“钻木取火”,也是出此小集之初衷。无心插柳的李得浓以个人艺术秉性、潮州地方文化滋养和对木雕艺术锲而不舍的坚守,远行持凿四十余载。在盈千累万的作品中透出一代工匠的气质、格调和精神。

李庆认为,木雕行业需要创新,她希望后来者能通过父亲的作品集得到启发和感悟。



1989年为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北阁景区塑公雕像

起点:无心插柳走上“动刀”之路

李得浓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李得浓的父亲在当时已是潮州国营彩瓷厂的一位彩瓷艺人,他自小深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66年,时年17岁的李得浓在潮州一民办工厂做陶器花纸设计,但李得浓没有继承其父衣钵,而是于1973年考进潮州二轻金漆木雕厂,师从著名木雕大师陈舜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木雕,从此与木雕结下不解之缘。

凭着扎实的绘画基础,李得浓深得潮州木雕老匠人们的喜爱,他曾自述“因为我都有点画画基础,很讨我的师傅喜欢”。进入木雕厂的第二年,李得浓就进入技术革新组,成为厂里的骨干。1976年,李得浓被选中进入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跟随美院毕业的老师们进修工艺美术。1977年,恰逢县里选派创作设计人员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李得浓成为当时潮州木雕行业唯一一位前往广州美术学院进修的学员。

突破:开创新颖的木雕构图形式

在充分利用潮州木雕传统的多层次镂空等表现形式与技法基础上,李得浓尤其注重木雕空间的布局、比例的协调以及点线面之间的处理。此外,他还会根据木料的形状随形而作,把木色和金漆两部分处理得恰到好处,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在李得浓看来,他的个人风格源于生活、提炼于生活:“我们不是从古人那里继承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突破点什么,这是我的理念和追求。”

传统的潮州木雕作品多为S形或Z形构图,李得浓受芭蕉轮廓的启发,利用两种构图的对比关

系,设计出“聚丛式”“门字式”等新颖的构图形式。如广东顺德建筑设计院,那是一座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其进门是多层台阶的设计形式(因地下被设计为停车场),台阶上的大堂名曰“艺云轩”。高大宽敞,透过后面的玻璃墙体以及玻璃门,是假山瀑布小景。为了丰富建筑的文化内涵,李得浓设计、制作了一座潮州木雕——多层次立体镂空的落地花草。作品高6.8米、宽6.28米,两面可观,既是门形的装饰,又起到隔断的作用,取名为《百鸟聚艺林》。

它以百鸟归巢云集聚于四季如春的大家庭为主题,融铸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于现代审美意识中寓意人才济济,兴旺发达。此外,又选取两个百年以上的天然古老树桩,屹立于旁,以此象征基业永固,源远流长;再配以人工雕刻的榕树绿叶和百鸟图案,寓意枝繁叶茂,百鸟来聚,事业兴旺、富贵发达。上面横楣是潮州木雕多层次双面镂空。构图中集结了多种民间喜

闻乐见而又寓意丰富的题材,如梅、兰、竹、菊,比喻不畏严寒,刚直不阿的清高品格和谦虚正直的君子之风。而牡丹凤凰则是幸福光明的象征。另外,还寄托有锦上添花、喜鹊登梅,百鸟朝凤等吉祥如意的旨趣。这样,其整体设计,既是传统文化的发扬,也是现代工艺美术的展示,都为方整宽这些散的空间增光添彩。概言之,大型木雕作品《百鸟聚艺林》远看基调一致,近看栩栩如生,可以说是目前全国首例天然大树干和传统潮州木雕艺术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典范作品。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潮州木雕的一大特点。李庆认为,父亲的作品不只可以令人通过欣赏外在工艺之精美,进而获得愉悦情感,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使人感知到作品的相关历史知识、传统文化与社会背景,以及思想内涵、形式与风格特征,甚至是作者的创作思路和精神情感。这正是其作品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百鸟聚丛林